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9

[12 JAN 1952

175338 783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

集三十三

墓誌四首

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元字子春姓許氏宣州宣城人也許氏世以孝
行稱鄉里其父亡一子當官兄弟相讓久之曰吾弟
材後必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徙居海陵力耕
以養其母調明州定海劔州順昌縣尉泰州軍事推
官戍兵千人自海上亡歸州守聞變不知所爲公爲

詰其所以來二三人出前對公叱左右執之曰惑衆者此爾其餘何罪勞其徒而遣之遷鎮東軍節度推官知潤州丹陽縣縣有練湖決水一寸爲漕渠一尺故法盜決湖者罪比殺人會歲大旱公請借湖水溉民田不待報決之州守遣吏按問公曰便民罪令可也竟不能詰由是溉民田萬餘頃歲乃大豐再遷太子中舍監揚州博鹽和糴倉知泰州如臯縣所至民愛思之公爲吏喜修廢壞其術長於治財自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使言公材以主

權貨公言先時賈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斂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是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三司使懼大臣以爲憂叅知政事范仲淹謂公獨可辦乃以公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判官公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

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爲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歛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公初以殿中丞爲判官已而爲副爲使每歲終會計來朝天子必加恩禮特賜進士出身官至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凡在職十有三年已而曰臣憊矣願乞臣一州天子顧代公者難其人其請至八九久之察其實病且老矣乃以知揚州居歲餘徙知越州公益病又徙泰州至州未視事以嘉祐二年四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曾祖諱稠池州錄事叅軍祖諱規贈大理評事父諱逖尚書司封員外郎贈工部侍郎公娶馮氏封崇德縣君先公卒子男二人長曰宗旦真州揚子縣主簿次曰宗孟守將作監主簿女一人適大常寺太祝滕希雅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充至公爲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方其去職有勸公進爲羨餘者公曰吾豈聚歛於戕收用此以希寵公爲人善談論與人交久而益

篤於其家尤孝悌所得俸祿分給宗族無親疎之異其孤宗旦等以其年某月某日塋公於真州揚子縣甘露鄉之某原其所與遊廬陵歐陽修誌於其墓曰嗚呼爲天下者固常養材於無事之時蓋必有事然後材臣出自寶元慶曆以來兵動一方奔走從事於其間者皆號稱天下豪傑其智者出謀材者獻力訖不得少如其志而公遭此時用其所長且久於其官故得卒就其業而成此名此其可以書矣乃爲之銘曰

材難矣有蘊而不得其時時逢矣有用而不盡其施功難成而易毀雖明哲或不能以自知公材之敏兮用適其宜志方甚壯兮力則先衰行著于家而勞施于國永幽其閔兮銘以哀之

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贈右諫議大夫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一無此字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

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絃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絃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為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且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為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為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

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辨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

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諸

孤兒教育如已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貴
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
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
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
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
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
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
弱兮志則彊責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
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梅聖俞墓誌銘 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
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
謂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茲坊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
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哭
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
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一作

子增一無此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其所

一作宣州陽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

人也一作姓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一無此字其家世頗一有皆字能詩而

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

童兒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

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

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為清麗間肆平

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

益老以堅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

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

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

譏笑謔一發一有之字於詩然用以為驩而不怨懟可謂

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有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

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

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概等

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

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一作風雅以詩詠聖化乃得國

子監直講三年冬祿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

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
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
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
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
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
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
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
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
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
再娶刁氏封某一作平恩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埤曰垌
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
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
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
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
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瀕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
以發厥聲震越渾錚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為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
 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一無此字不以矜
 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
 言者其為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閒遠往往造人
 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
 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
 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
 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叅軍

又舉書判拔萃以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閩州
 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
 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
 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
 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
 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
 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
 南漕登聞檢一作鼓院為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
 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局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

即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
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
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
鑿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
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
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
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
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
氏一有因字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

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
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
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
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即以其年六月庚申葬
于某所一作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亡恙時爲

理一作治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

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

郎妣李氏始一作隆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

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

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并州司戶叅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廸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衮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圍城其後子孫分散一作居而君世至今居圍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圍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塋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

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為得兮吾好誼咎

居士集卷第三十三終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

集三十四

墓誌五首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墓誌銘

并序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薛君諱長孺字元卿絳州正
 平人也贈太傅諱温瑜之曾孫殿中丞贈太師諱化
 光之孫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睦之子尚書
 戶部侍郎贈司空簡肅公兄之子薛為絳大族簡肅
 公為時名臣君為薛氏良子弟少用簡肅公蔭補郊
 社齋即將作監主簿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衛尉大

理寺丞太子右

一作左

贊善大夫殿中丞國子博士尚

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歷知趙州臨城縣通判
漢湖滑三州知彭州坐斷獄降監陽武縣稅會簡肅
公夫人薨塋于絳州即起君知州事以辦塋歲滿通
判成都府未行遂以疾致仕居于許州之郟城嘉祐
六年七月丙午以卒享年六十有一君在漢州州兵
數百殺其軍校燒營以爲亂君挺身徒步自壞垣入
其營中以禍福語亂卒曰叛者立左脅從者立右於
是數百人者皆趨立於右獨叛者十三人亡去州遂

無事明年蜀大饑今韓丞相安撫兩川獨漢人不甚
殍賜詔書獎諭其在絳也曰絳吾鄉里也長老乃吾
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爲立學置學官以教之爲政
有惠愛絳人大悅君爲人謹默淳質平居似不能言
而其臨事如此先娶李氏早亡後娶董氏封范陽縣
君子男二人長曰延永興軍醴泉縣主簿次曰通蔡
州司戶叅軍孫男曰震孫女三人以治平三年二月
乙酉塋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源鄉周村原將塋其
女弟之夫歐陽修爲之銘曰

維聖有言兮仁勇而壽壽胡不多兮勇則信有為政
鄉州兮稱于長老匱車來歸兮鄉人奔走遺思在人
兮刻銘不朽

國子博士薛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良孺字得之姓薛氏絳州正平人也少孤育於
其叔父是為簡肅公以公蔭為將作監主簿太常寺
奉禮郎大理評事將作監丞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贊
善大夫殿中丞嘗知秦州清水縣縣雜蕃夷君為簡
其政令示之必信蕃夷畏愛歲滿罷去人甚思之其

後簽書通利軍判官公事與其軍守爭事坐停官久
之復為殿中丞遷國子博士監陳州清酒務嘉祐八
年二月甲午以疾卒于官舍享年四十有六宋興百
年薛姓五顯而簡肅公以清德直節聞故其家法嚴
而子弟多賢材君為人開爽明秀幼為簡肅公所愛
若已 一作過其 子長工書作歌詩嘗一舉進士不中以蔭
補例監庫務無所施其能一為民政遂有聲平居喜
飲酒談笑與其親戚朋友驩然未嘗有怨惡其在通
利與其軍守所爭皆公事既廢無懟色至卒窮以死

豁如也嗚呼可哀也已曾祖贈太傅諱溫瑜祖贈太師諱化光父右班殿直贈左驍衛大將軍諱陸君娶張氏故樞密直學士逸之女封仁壽縣君先君二歲而卒子男一人曰遜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王正甫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甫次尚幼治平三年二月乙酉其孤遜舉其喪合葬于絳州正平縣清原一作鄉源周村原將葬廬陵歐陽修曰余薛氏壻也與君遊而賢其人宜有以哀之乃為之銘曰

維古才子兮出于名族嗟吾得之兮既哲而淑有能不施兮不遐以趣卒困于艱兮泰乎自足絳水深且兮山岡起伏利我後人兮安于吉卜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畝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

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
 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
 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
 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一作諱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
 議宣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一有欲字擠之死
 不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
 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
 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

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
 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
 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
 秩滿遷其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為嘉州軍
 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
 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有講是時
 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
 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
 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

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
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
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竒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
自閑居徂徠後官于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
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
先生始其所謂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
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
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
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

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

一有仁急於利物義

果於有爲十字

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

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
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
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
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
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
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

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
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
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
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一作寒餒不自勝今丞
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無一
此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
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
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
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兮逾一作愈

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有一

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

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

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一作趙郡墓誌銘

并序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
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此久矣當

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
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
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
學稱于世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
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
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
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
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
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

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
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
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
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
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
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
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
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一作
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

項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此一無此字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

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塋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

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胡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即率公私舟

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名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

緋衣銀魚

一有出字

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

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還修起居注以

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
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
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
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
不窮治誅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
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判館事
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
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
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
朝人使亦皆再而虜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
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謹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
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
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
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
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
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一作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
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
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

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遂所

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

祖考之意皆不可一作遂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

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為不然曰使士

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眾皆

以公言為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而卒用三

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

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一作于山川即建言儲位

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

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

行天人一作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

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邱國家乘火德

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

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邱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

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

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

然陰猶彊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

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

歐陽文忠公全集 卷三十四 十一

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
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一作易少
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湯氣
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
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
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
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邱並配之失
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
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

相能也堯遷闕伯於商邱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沉
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邱王以
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
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
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
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
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
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
使公既慎靜而當大一作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

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一作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今一作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倉州宜分為二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墮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即位拜一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

仕未一作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

杭州為政不略細故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即位遷左丞

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一作即以

其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某鄉之某原一作常州

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

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

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三十四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三十四
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
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
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勳上柱
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四百戶
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
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爲
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
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
人皆適士族孫志修太常寺太祝行修守祕書省校

書郎簡修試祕書省校書郎世修德修安修奕修慎

修益修公自

一無此字

爲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

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
夏公絳薦公爲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
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
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我以此報子公曰爾之後
事吾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
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

十一有卷銘曰

一字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
其氣温温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
蔚有嘉話一作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
不從後必如之久一作多而愈信一作篤孰不公思侍從
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一作化
宜國黃耆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人刻銘一作知名
不朽

居士集卷第三十四終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

集三十五

墓誌三首

碣一首附

永州軍事判官鄭君墓誌銘

鄭君諱平字某衡州衡陽人也少倜儻有大志舉進
士中天禧三年甲科爲郴州軍事推官監潭州茶場
坐茶惡免官久之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連州陽山縣
爲道州軍事推官丁母憂服除調永州軍事判官監
衡州菱源銀冶以疾去官慶曆三年七月某日卒于
家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曾祖

諱某永州祁陽令祖諱某江寧府建寧縣令父諱某道州軍事判官君娶孫氏贈尚書工部侍郎冕之女子男六人絢總紀經維綬早卒總舉進士出身亦早卒孫七人皆幼君世仕不顯少孤而貧母夫人某氏賢母也教其三子以學皆有立君與其兄本第革皆舉進士及第君初監茶場茶實不惡上官挾他事以罪中之君不自辯竭其貲以償解官而去無愠色及爲陽山有善政民甚愛之其既以疾廢慨然歎曰吾少力學而不幸廢以疾吾終不用於時矣安事空

言哉即取其平生所爲文藁悉焚之嗚呼君之志可哀也已自三代詩書已來立言之士多矣其始無不欲其言之傳也而散亡磨滅泯然不復見於後世者何可勝數或暫見而終沒或其言雖傳而其人不可爲世所貴者有矣惟君子有諸躬而不可揜者不待自言而傳也君之不欲見於空言其可謂善慮於無窮者矣其志豈不遠哉雖然君之志既不自見於言而宜有爲之著者銘所以彰善而著無窮也乃爲之銘

曰

夫惟自信者不疑知命者不惑故能得失不累其心
喜愠不見其色嗚呼鄭君學幾於此斯可謂之君子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
甲科為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
館閣校勘慶曆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
修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
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
既已排羣議進退一作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

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

事

「」避

一有於
是二字

權倖畏欽不敢撓法干政

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
校革弊修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
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四年以
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
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公立生祠于塘側
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
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叅知政事唐公介時為

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
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
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
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
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
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
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
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世一作閩人一有尤字知其風

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

其甚害往時閩人

一作士

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

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
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
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
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
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
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
有親亡祕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三十五
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責終身困
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
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
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
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
率詣州請爲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
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
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
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

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

喜破姦

一有發字

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

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

蠹弊切磨剗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

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即位數大賞

賚及作永昭陵皆粹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間

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

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

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

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典方州領使一路

一作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

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為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為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以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

客有射矢誤

中一有

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

事既聞上

上一又有

以問公公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辯

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為文章清邁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書故其殘章斷藁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即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為之惻然特贈吏

部侍郎官其子旻為祕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傳及弟之

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命守

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

外郎父諱琇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

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

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

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

縣其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竒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疑疑蔡公

其人傑然奮躬當朝謹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

一作閩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

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

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

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

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
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
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謚
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
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
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
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

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

自

一有古字

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

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

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

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

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

一有爲

問公曰此所謂駁也

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

嬖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

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

祐四年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

於祫未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及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一無此字。熊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

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
頃予民民至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
必雨雪蝗輒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
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
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
通其爲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
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
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
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

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
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
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
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
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
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
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
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
竒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

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一有久字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

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

主客郎中贈工

一作禮

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

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

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調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攸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一無三字曰意林合四十一一無此字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攸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一作塋公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墓以

來請銘乃為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零陵縣令贈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君墓碣銘

并序

君諱舉字太冲姓吳氏興國軍永興人也曾祖諱瑗祖諱章父諱思迥五代之際自江以南為南唐吳氏亦微不顯君當李煜時以明經為彭澤主簿太祖皇帝召煜來朝煜不奉詔遣曹彬討之前鋒兵破池陽

遣使招降郡縣使者至彭澤其令欲以城降君以大義責之且曰吾能爲李氏死爾乃共殺死者爲煜守煜已降君爲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君曰固當如是爾主將義而釋之當是時嘗仕煜者皆隨煜至京師得復補吏君獨棄去不顧太平興國二年詔求李氏時故吏所在敦遣君始至京師以爲鄆州平陰主簿歷益州成都令陝州錄事叅軍襄州之宜城洋州之真符福州之連江楚州之鹽城耀州之同官最後爲零陵令以祥符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道卒

于揚州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伏氏

頌書史有疑行

後君十有四年以卒享年八十有二子男二人長曰覲早卒次曰中復今爲起居舍人以景祐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合塋君夫人于南康軍都昌縣之長城君學春秋通三傳其臨大節知所守當五代時僭竊分裂喪君亡國不勝數士之不得守其節與不能守者世皆習而不惟君于此時獨區區志不忘李氏其義有足動人然而亦無爲君道者考君之出處自重不妄宜其世莫之知而潛德晦善顯於後世克有賢子

為時名臣君以子恩累贈尚書都官員外郎考於令
品又得碣于其墓以昭令德而示子孫於是史官廬
陵歐陽修曰此余職也乃為之辭曰

世逢屯兮庶耻道缺中國五禮兮九州分裂朝存夕
亡兮士莫守節昧者習安兮懦夫志奪偉哉吳君兮
凜矣其烈世莫我知兮不妄自伐有韞必昭兮後世
而發嗚呼吳君兮寓銘斯碣

居士集卷第三十五終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 集三十六

墓誌七首 碣一首附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

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有

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

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

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

十以歸吾凡十七一作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

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處治其

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豐侈而必精以

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

庫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

怡一作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信於聖其出

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

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

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

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

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

其賢者也則說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

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焉故合者尤寡一無此

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

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

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

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鳴

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

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

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
勤也若此子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
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
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
之某鄉某原銘曰

高崖

一作岸

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

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

一作歸

土兮魂氣則

一作

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

并序

河東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施君卜以慶曆五年三
月某日葬其夫人萬壽縣君于蘇州吳縣三讓鄉之
陸公原以來請銘夫人姓徐氏世家通州之靜海七
歲喪其母哀不自勝泣曰母女所恃以生者也無母
其復能生因欲投水火火一字無其父兄力止之既長事
其繼母則以孝聞年若干歸于施氏逮事其姑紉縫
烹飪必以身蚤暮寒暑飲食必以時姑亡哀毀得疾
逾年而後能起生五男一女男曰邈舉進士某官知
開封府太康縣曰述曰造皆將作監主簿曰迥曰遜

尚幼女曰錦娘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河
東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三夫人之生也事其繼母及
姑皆稱曰孝及其歿也其夫之稱曰吾妻助我而賢
其子之幼者曰吾母慈我其長者之稱曰吾母不以
愛怠一作始我而以成人勗我使我至於有立凡施氏
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夫人過我有禮而仁至于
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夫人於我仁而均嗚呼夫人
之行至矣其動而有法其施之各有宜可謂賢也已
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

主內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閒淑女之行

孰得顯然列而詩之以示後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

則其賢可知矣施君名昌言

一無此三字有以明識敏行守正敢言達於當

世其稱曰助我則夫人之賢又從可知矣二十八字

夫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以尚書都官負外郎致仕夫生而其善可稱未

若沒而遺思之深也悲夫銘曰

於惟夫人東海之華始來施氏有此室家為婦為母
勤孝勞劬有女昔祿今婉其裾子綬煌煌弟長相趨
夫爵之高榮及親踈厥家已成而獨不居千里之遠

歸魂東吳銘以哀之已矣嗚呼

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 并序

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曰 一無此字 長沙縣 一無此字

君 一有胡氏 胡氏世為某 一作世某郡某縣 人父諱震官至

刺史夫人年二十七以歸中舍君君時為融州司理

叅軍歷潭州寧鄉縣尉鳳州兩當福州寧德二 一作兩

縣令以卒夫人之為婦也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

饋而睦其內外之宗姻生子 一無此字 男二人女一人男

曰大年大有皆舉進士 一無此四字 大年今為鄭州原武

縣令大有秘書丞女適邵陽縣令錢奕夫人之為母

也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故 一無此字 男也有立而克

嗣其世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為婦為母之道無

不備而成其夫之家享其子之祿以某年某月某日

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又用其子之恩追封長沙縣

一有 君嗚呼 一有夫 可謂榮矣中舍君先以 一無此

某年某月日卒塋于某州某縣某鄉夫人 一無此 以

某年某月某日 一有奉夫 合塋于中舍君之墓銘曰

婦德之備功施也 一作 內銘昭其幽以法後世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
 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其父諱昭文官至國子博士
 贈工部侍郎夫人年二十二歸于王氏用夫封隆平
 縣君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夫人為李氏女事
 後母以孝聞及為王氏婦一有以事父逮一無事其
 舅姑其舅姑嘗稱夫人以誠諸婦曰事我者當如此
 又以誠其諸女曰為人婦者當如此其為母也有三
 男三女及其老也鼎為職方員外郎震太子中舍復

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教子弟和宗族皆有法公以
 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後二十有四年至和二年六
 月某日夫人以疾卒于高郵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
 日葬于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
 西夫人曾祖嗣當五代之亂不顯祖平舉三禮太宗
 皇帝為晉王署平押衙為人剛果有智謀以此尤見
 親信官至三司鹽鐵使父從古莊宅副使景德中以
 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繼隆戰敗從古入見陳繼
 隆所以敗之狀其言甚辯稱旨會宜州蠻叛乃以從

古爲供奉官守宜州從古招降叛蠻秩滿罷去以內
殿崇班馮勵代之蠻復叛攻宜州斬勵而去告邊吏
曰得張侯守宜州我則聽命即復遣從古守宜州凡
七年蠻無事徙知澧州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驛
召從古以爲巡撫副使與賊戰象州斬首萬餘級已
破進留宜州以疾卒宜人爲立廟于州北韓婆嶺慶
曆中蠻賊區希範攻宜桂轉運使杜杞禱兵于廟下
更其名曰制勝嶺至今宜人祠之蓋楊氏自漢以來
世有令譽迨公千餘歲常有顯人而張氏威烈信于

一方楊氏以德張氏以功合二族之美而夫人爲淑
女爲賢婦母享年六十以壽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
氏生子二人曰洎虞部員外郎曰濬殿中丞女三人
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次大理寺丞李嚴次殿中丞
溫嗣良夫人生子男四人曰泳大理寺丞曰漸奉禮
郎曰沆太子中舍曰颯衛尉寺丞有女一人歸于修
女之適李氏者今封武原縣太君餘女及濬泳漸皆
先大人而亡孫男十四人嗚呼惟德與功與賢法皆
宜銘銘曰

有邑清河遂開其邦又徙南陽皆以夫榮後用子封
京兆廣平宜其夫子有淑其聲子孫之思考德有銘
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

故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
之夫人姓高氏宣州宣城人也父諱惠連官至兵部
郎中母曰廣陵縣君勾氏陽夏公諱絳姓謝氏夫人
有子曰景初景溫景平景回女一早卒次適上虞縣
令王存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次若干人未嫁寶元
二年陽夏公卒于鄧州以某年八月某日葬于某所

後若干年夫人隨其子某官于某州以某年某月某
日卒于官舍遂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于公之墓夫
人初以夫封文安縣君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謝
氏世爲名族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初公與予俱官
于洛陽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其子景初
景溫方爲童兒景平始生二三女子皆幼子日至其
家進拜賓客見其鬢髮垂白衣冠肅潔貌厚而氣清
壽考君子也退而與陽夏公遊見其年壯志盛偉然
方爲一時名臣而諸儒女子戲嬉罇席之間者皆穎

發而秀好於是時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爲賢婦以柔
順事其夫爲賢妻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爲賢母後
二三年賓客薨于京師又五六年陽夏公卒于鄧又
十餘年景初景溫景平皆以進士及第景初爲某官
景溫某官景平某官夫人於其舅與夫爲婦之禮備
於其子立家之道成享年若干以卒嗚呼予始銘賓
客又銘陽夏公今又書夫人之事于碣殆見謝氏更
一世矣其爲之書也宜得其詳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維州北
海人也皇考

二字一作父

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

教夫人年二十三歸于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
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勤儉自其幼時
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紉織紝其諸女
皆曰巧莫可及其歸于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
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
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
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

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
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為殿
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 策二字今為翰林學
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
壽一作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
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
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
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一有雖 然二字臣奎其
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

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于

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一有 以書

來乞 銘 五字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

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

不及歿有光孫曾多一作已有後愈昌

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

長安郡太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
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

國朝文獻公全集卷三十一
十月某日卒于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
以爲壽矣夫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
也故離之雖爲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
也蓋五者其一在人曰德而其四在天必有其一於
已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已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
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以哀非
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
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
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者惟夫人有之

夫人在父母家奉其親以孝其歸于蔡氏也其舅姑
老事之如其親其歸寧於父母也能使其舅姑不見
三日必涕泣而思其事長慈幼既儉且勤久而宗族
和鄉黨化其亡也匱自餘杭至里閭親戚哭之徃徃
有過乎哀者問之皆曰夫人於我有德而人人各有
述焉嗚呼可謂賢也已夫人生四子其三皆早卒而
端明居第二子也獨顯赫爲時名臣自爲諫官知制
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三司使間出知泉福二州福
建路轉運使出入清要光華寵榮以爲其親之養而

夫人享此者蓋三十有六年端明君已顯貴天子嘉之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於是有冠帔之錫夫人平生少疾病雖老而耳目聰明食生飲寒如壯者晚從端明君于杭州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環竒以爲娛樂之奉而奄然以其壽終其於五福可謂不闕一矣方夫人之盛時凡爲人子者舉觴壽其親莫不以夫人爲祝而不幸榮不及養者必仰天怨吁謂薄厚不均以不得如夫人爲恨蓋不知夫有諸已者厚故能致其福之備也夫人泉州惠安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其三子早卒者曰丕不及仕曰高太康縣主簿曰奭福州司戶參軍女二人皆適士族孫六人曾孫三十餘人嗚呼盛矣蔡氏之後其又將大興乎銘者所以昭德而示後也於是端明君之友人廬陵歐陽修爲之銘曰

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孤子襄祔其母夫人盧氏于先君之墓其縣仙遊其里慈孝其岡半井其固其安其千萬年之永

居士集卷第三十六終

文入畫刻細細刻之

一論者所以細細而示後

三十餘人即其論矣

高太京 同文參軍女二人

韜其六韜

